

■艺财视点

艺术,重塑城市新意象

对破旧厂房的大肆改造、“超级”艺术展会的层出不穷、围绕着艺术主题的节日化活动,已经成为城市大众的娱乐消费方式,而城市本身已然成为了文化消费的场域或“活动布景”。

◎赵力

1961年,威廉在其关于城市类型学的权威性论述中,依旧将“艺术”摒弃在外,并将其划分为“经济增长的促进者、舒适生活的提供者和保护者、传统公共福利的维护者、利益冲突的仲裁者”四种类型。但事实是,就是威廉所精心划分的城市类型,在现实中也从来不是经纬分明存在着的,因为城市的意象在人们心目中也从来不是某种类型的臻于完美,而是不同类型的混杂与综合。

进入21世纪,将城市视为单一类型的认识已经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现实弊端。譬如将城市视为“经济成长的促进者”的认识,在造就了“繁荣的城市”的表象背后,已经将城市的意象与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划上了等号;而将城市视为“舒适生活的提供者和保护者”的观点,则在物欲横流的催化下将城市演化为“成长而成长”的畸形体;此外的将城市视为“传统公共福利的维护者”和“利益冲突的仲裁者”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权力的不作为”或者“权力的专断独行”的滋生温床。

即便对于改变的结果众说纷纭,但是改变对于当代城市而言是某种必须。早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提出了“塑造美好城市”的计划,其核心就是城市被视为广义文化政策与规划的重要一环。

“艺术场域”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被引入,它的积极实施已经在全球各大城市创造了一些存在于城市之中的艺术专属特区。但这显然还不够,因为如果形塑城市新意象的目的是提倡人们的美好共识的话,那么“艺术场域”的概念仍不能完美体现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金钱平民”(城市贫民)或“地域贫民”(远离艺术特区的居民)。

作为“艺术场域”的某种补充,愈来愈多的城市开始选择“奇观式”的文化设计,即创造一些能够引起视觉震撼和感官刺激的场域或城市景观。虽然“奇观,或者期望的奇观,正如它成功地将群众的目光从城市某些恼人的过去与未来移开一般,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改变一个城市与某些居住其间的市民”,但是这是这种由政府所主导的做法,其目的又往往涉及到政府为所辖城市创造更多经济发展的动机。

迪伯将这种“奇观”视为“资本的累积,直到变成一个明显的意象为止”,换句话来说,则是商业的动机参与了我们对于城市意象的形塑,并藉由“奇观”的运用将其彰显为正面的榜样。

事实上,克里斯汀·鲍尔的断言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对破旧厂房的大肆改造、“超级”艺术展会的层出不穷、围绕着艺术主题的节日化活动,已经成为城市大众的娱乐消费方式,而城市本身已然成为了文化消费的场域或“活动布景”。

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是21世纪全球对于城市新意象的重塑步伐不会就此止步。研究者和评论者的共识或许已经达成:大家开始相信商业艺术和休闲娱乐,应该和非商业的艺术共荣并存,大众的参与和文化的多元性应该得到同样的尊敬,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更活力四射与创意十足的城市文明。虽然同时适用于所有城市、所有阶层的城市模式如同是“乌托邦”,然而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一个能够适应改变,在商业和市民理想间取得平衡以及充满竞争力的机体。

远在伦敦的Frieze Art Fair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每年9月举办的Frieze Art Fair期间伦敦成了一个充满朝气的升级版的“艺术奇观”。Frieze Art Fair的模式告诉我们,重塑城市新意象必须先描绘出城市的愿景,同时积极与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拥抱差异性,以鼓励取代控制,支持合理的行政秩序,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而非被动的反应,超越视野的局限而关注整体趋势,正视历史和现状,动员政府的所有阶层,并让政府在进程中参与角色。核心就是合作的理念和整合的方式。

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2007年的艺术北京或许也有意于此,因为2007艺术北京的所有规划皆围绕于营造北京城市艺术意象的宗旨。与往年不同的是,2007艺术北京还有一个同行者——2007艺术长沙,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于此。从北京到长沙,两个城市同样因为艺术而风云际会,或许可以引导我们跟随中国的发展脉搏,在当今城市瞬息万变的现实背景下,一起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因为,城市代表了人们对历史、政治和文化的集体观点,并非个人的意识形态。



■艺财分析

近现代书画市场整体反弹

◎李东

此次的嘉德四季第三期拍卖,中国书画共设立了四个专场,这四个专场的总成交额高达9076万元人民币。

其中,书画专场(一)(二)为近现代书画,专场(一)上拍作品284件,成交了261件,成交率92%,总成交额3196.2万元。其中李可染的作品依旧延续着强劲的势头,他于1972年创作的《阳朔碧莲峰》(镜心)以268.8万元的价格成交,另外,李可染的人物精品《观画图》也以79.52万元的价格成交。而张大千的17幅作品也全部高价成交,其中张大千和其兄张善孖合作的《弄玉吹箫图》经过买家激烈的争夺以162.4万元成交,这件作品是一件张大千早年的仕女画佳作,流传有序,并历经多位名人之手见证,自然珍贵非凡。

在专场(二)中,另一件张大千的成扇《江村小景、书法》是一件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精品,也被藏家所青睐,估价仅为18~20万元的作品,最终以94.08万元的高价成交。

其实近两年在近现代书画市场出现调整的大环境下,张大千的作品行情也出现了变化,2006年张大千作品行情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内地拍卖市场中张大千的作品“买气”超过中国香港市场。据统计,2006年在张大千有28件作品成交价格在200万元以上,其中17件是在内地拍卖市场成交的,11件在中国香港市场拍出。张大千的作品在内地拍卖市场的增多,藏家开始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这位近现代书画大家的作品上。2006年张大千最高拍卖价格是北京嘉宝春季拍卖以902万元成交的《飞霞万里》。张大千作品2006年的整体成交率依然能够达到53.7%。

2007年春季拍卖张大千的作品行情延续了2006年的上升势头,共计上拍530件,成交了339件,成交率63.9%,作品的成交总额1.19亿元。2007年春季拍卖张大千成交价格超过200万元的作品有10件,而这10件作品全部是在内地拍卖市场中拍出的。天津文物拍卖的《柳荫清弈》以440万元成交,这成为2007年上半年张大千作品最高价,北京长风春季拍卖推出了张大千的一张精彩的泼彩山水画《林壑幽居图》以418万元成交。今年中国嘉德拍卖春季拍卖继续推出了“静观藏博石、张大千精品”专场,该专场拍了5件张大千的作品,全部成交,其中的《乔木芳晖》以347.2万元成交,《天悬瀑布》以324.8万元成交,《文苑图》以302.4万元成交。

从嘉德四季这两个专场张大千作品拍卖的情况看,他的作品继续受到藏家的关注,而张大千的作品价格在内地的上涨,也算是给近现代书画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同时也对拉动以齐白石、张大千为首的一批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价格的整体走势。

除了张大千之外,岭南画派作品的价格也有所提升,尤其是黎雄才的作品,接连以高价成交,其中《雨后云山》以53.76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出。岭南画派的作品价格一直徘徊在底部,其实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岭南画派”的艺术价值一直于作品实际的价格存在较大出入,整体价格的回升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书画专场(三)为书法专场,是历次嘉德四季拍卖中书法拍品最多的一场,总成交额为1770万元,成交比率高达89%。各个类别的书法拍品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交,甚至有些十多年来价格都非常稳定的书法作品,也开始受到追捧,如王铎的书法作品估价为10~12万元,经过买家反复争夺最终创下了85.12万元的高价。民国书法作品的价格涨幅也很明显,孙文的书法“博爱”从2万元起拍,短短数分钟后,成交价一举冲至70.56万元。专家分析,如今的

藏走势趋向类别化,收藏群体开始关注这部分作品,认识更加深化。

嘉德四季这次第三期的拍卖,不仅是今年秋拍的开场,火热的成交,人气的恢复也预示着书画作品新一轮的价格增长开始启动。



《弄玉吹箫图》

嘉德四季拍卖看好小幅古代书画

◎董岳

中国嘉德四季第十一期拍卖会于9月中旬落槌。拍卖会共分为以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在内的8个专场,上拍作品2876件,总成交金额为13062.313万元。

其中“中国书画(四)”是中国古代书画方面的专场,上拍作品431件,成交量为345件,成交率为80%,成交金额为2087.568万元。从该专场的成交情况来看,该专场以中国古代书画小幅作品为主,其中名家款或无款的作品占多数,这批作品的成交价格大都处于几万元至几

十万元的低价位区间,虽然价格并不高企,但80%的成交率却说明这部分作品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低价位的古代书画作品在国内市场中的成交情况也较为活跃。

在“中国书画(四)”专场中,晚明唐寅的《行旅图》立轴成交价格为57.1万元,成为该场拍卖的最高价,高出估价12~15万元的3倍以上。其他几件名家小件作品的竞投也较为活跃,如文征明的《山水》镜心成交价为33.6万元,张雨森的《山水立轴》成交价为35.84万元,林锦玉的《百蝶图》立轴成交价为50.4万元。

此外,一些名家款甚至无款的书画精

品也成为颇受市场追捧的作品。如王冕款的书画作品《梅花》立轴成交价为50.4万元,郭诩款的《乞巧图》立轴成交价格为53.76万元,仇英款的《行乐图》册页成交价格为47.04万元,“清初六家”之一王翚款的作品《山水》立轴、王鉴款的《青绿山水》立轴(1674年作)成交价均为24.64万元。另有几件无款作品,《仕女》、《芙蓉芦雁图》立轴、《仕女》册页也分别以38.08万元、33.6万元和21.28万元成交。嘉德四季拍卖推出的这些小幅古代书画作品的预估价大都在几万元区间,但高出十倍左右的成交价表明这部分作品在拍卖市场中也颇受买家青睐。

■艺财盘点

油画、书画、瓷杂各专场拍卖皆获追捧
保利夏拍总成交额高达3176万元

◎冬雪

为期三天的保利仲夏拍卖会此次推出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古籍善本”、“瓷器、玉器、工艺品”、“中国书画”四个专场。拍卖会总成交额达到3176万元,油画、书画、瓷杂各专场皆有佳绩创出。

“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的成交额达到913万元,成交率62%,瓷杂专场成交额达到1003万元,成交率61%,书画专场成交额达到1228万元,成交率66%,古籍专场成交额32万元,成交率33%。

“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周春芽的《红石头系列》以63.8万元成交,季大纯的《五个伟人》以49.5万元成交,而张晓刚的一件早期作品《生生不息》则经过了买家的数十次加价,这件尺幅仅有13×12cm的作品从7万元的起拍价最终以45.1万元成交,张晓刚的一件版画《我的理想》也拍出了16.5万元的价格。70年代末出生的学院派艺术家在本场拍卖中表现突出,如王珂的《那里的世界》以12.1万元成交,孙轶的《都市花系列之五》以4.29万元成交,这说明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与藏家的追捧。

“中国书画”专场,上拍881件,成交率54%,总成交额1228.1万元。徐悲鸿的《立马》无疑是本场的核心拍品,在众多藏家的争夺下,价格迅速冲破百万大关,最终以126.5万元成交。黄宾虹的《木叶惊风》以38.5万元名列该场第二高价。而由家属直接提供的荀慧生先生书画旧藏为本场带来了意外惊喜,众多名人赠送字画及荀先生本人作品或合作作品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特别是荀慧生、尚小云、马连生等人合作的《书画合璧》的成交价达到了13.2万元。

本次仲夏拍卖的瓷器、玉器、工艺品专场是保利首次在四季拍卖中设立的瓷杂专场。本场拍品以藏家的个人藏品居多,包括了瓷器、玉器、佛像、铜炉、象牙件等各种类别,因此受到了诸多藏家的关注。该专场的成交总额达到了1003万元,可以说是为保利赢得了四季拍卖瓷杂专场的开门红。

该场中,一件清乾隆《青花万寿无疆八吉祥大碗》(一对)以28.6万元成交,清康熙《青花云雷蝉纹豆》以23.1万元成交,清光绪《粉彩蝴蝶赏瓶》(一对)以22万元成交,清道光《斗彩夔凤盘》(一对)以18.7万元成交,清乾隆《斗彩八宝折腰盘》也以12.65万元成交。

玉器方面亦是成绩不俗,白玉罗汉观音山子成交价达到13.2万元。佛像部分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明《铜雕释迦牟尼像》以63.8万元成为本场成交价冠军,清乾隆《铜鎏金药师佛像》以12.1万元。

保利的此次仲夏拍卖其实是为11月的秋季大拍所做的热身,借此次拍卖的成绩,北京保利的秋季大拍更值得期待。

■学者旁观

尹吉男:当代艺术家仍需寻找文化坐标

◎席文

作为2007艺术北京的一个重头戏,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教授在2007艺术北京教育项目论坛上发表了关于“80年代:关于中国自己的艺术”的演讲,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从1987年以来将近20多年当中的几个不同主题作为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上世纪80年代,艺术的主题主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发生互动。80年代的当代艺术是中国的内部事件,跟国外没有关系,这不是被动影响的。”尹吉男以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几张作品孟禄丁和张群共同创作的作品《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刘小东的《电脑领袖》和罗中立的《父亲》为例,阐释了在1980年代艺术家创作的思想来源。

新生代的“自我”

在谈到以刘小东、喻红为代表的“新生代”艺术家时,尹吉男强调:很多新生代作品都是以领袖与“我”的存在为抽象背景。而在新生代当中,突然开始强调“自我”、“我的个人”,而不再提倡集体,“我”变得重要了。80年代艺术家目标是追求个性,这一过程到90年代逐渐完成。“包括四大金刚(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都是在90年代成熟的,不是在80年代,80年代他们的作品还找不到方向。”

海外艺术家的“中国符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徐冰、蔡国强为代表的远走海外打拼并取得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在尹吉男眼里主要是依靠了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它的图象、符号、理念、观念思想,包括制作的手法,这样的趋势变得非常厉害,特别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国际上最大的成功者,都是跟这样民族文化有关系。从蔡国强的火药,徐冰的印刷术,还有黄永砅的纸浆,创作涵盖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四小发明——脸谱、古代民间故事、墨汁、蚕丝。”

当代艺术要进入中国文化的上下文

在尹吉男眼中,中国当代艺术仍需要寻找具有文化意义的参照物。“没有上下文,很难去定位中国当代艺术和解释个人。因为不知道作品与主线的文化是什么关系,就很难去评判。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尹吉男认为,中国艺术家要在国际背景当中获得承认,他就需要有一种谋略,这个谋略就是他一定要跟强大的文化建立关联,因为那个强大关系是有坐标的。但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在当代艺术家选择借助中国的四大文明策略令他们成功的同时,也可能使他们作出非常大的牺牲——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在艺术上真正的高度,“这是一个凸显的问题。”